

九旬游子报平安

去年虚度九旬，有诗感怀：
此地有缘慰先祖，未料痴儿寿九旬。
回首南下走巴蜀，逐梦雪域别山城。
累遭劫难疑无路，化险为夷似有神。
千年修行百年愿，风雨谁凭借晚晴。
我故乡如皋，终老乐山。说与此地有缘，是因为祖父名字叫“乐山”，取“仁者乐山”意。未料几十年后，孙儿会终老于遥远的一个叫“乐山”的地方。经历了社会大动荡的抗日战争、解放战争和改革开放的巨变，平凡如我，有此经历，除了缘分，难有别解。

离开故乡很久，很久了。和每一个曾经或仍然离乡在外的游子一样，浓烈的乡愁，朝朝暮暮，魂牵梦绕，挥之不去。

我出生在、成长于如皋城曹家巷一所老宅子。大门厚重，门口两个大石鼓。进去是照壁、门房、过厅，再进去才是三进正屋。屋后有个“大园子”，称其“大”，是与园旁四叔祖家有花草、假山、鱼池的“小园子”相对而言。再后面是我们族中子弟启蒙读书的私塾，也即六叔祖的书房。六叔祖就是我们的启蒙老师，慈而严。

而他家长龄堂叔，则是一个兴趣广泛的玩家。檐下养着几箱成天咕咕叫的鸽子，放飞时，带响哨。堂屋挂着一长串蜻蜓大风筝，也是有葫芦响哨的。阶下则有许多蟋蟀罐，我们到处帮他们找蟋蟀，一起玩。

大一点，学堂是孔庙小学。肃穆的殿前，参天的银杏树，泮池夏日缤纷的荷花，池畔两侧长长的拱桥。

读初中，是在北门的如皋中学。那里有正读高中、六叔祖家另一位堂叔（其实只大我3岁）。他酷爱文学，是他引导我开始大量阅读艾青、臧克家的诗，鲁迅、茅盾、巴金以及俄罗斯的托尔斯泰、屠格涅夫、冈察洛夫等等经典，终身受益。

老宅子的大门在曹家巷，后门则开在南大街。斜对面就是“老松林”。老一辈的如皋人谁能忘记那里的肴面、螃蟹包、五仁馒头、太师饼呢？几十年了，我久违。2010年5月回如，不是吃蟹季节。前年，我的外甥来川，带了来，但经过冷藏，再蒸，难得原味了。

还有曹家巷口的烧饼店，那里的葱油烧饼，老远就闻到那特有的香味了。还有馓子烧饼、

萝卜丝烧饼，也令人难忘啊！

无比亲切的还是我们的如皋话。从南通回如，车过白蒲（别忘了那里的豆腐干），就满耳乡音，到家了。

而我要离开这可爱的故乡了！

1947年春，祖母病故，叔父从天津回来料理丧事，然后带我去天津，在达中学读高中。

天津是1948年冬解放的。1949年3月我参加革命，7月南下，随二野刘邓大军进军西南。我是随二野总部从宜昌乘船进川的。通三峡，我坐在船舷的背包上，饱览雄奇壮秀、鬼斧神工的山川之美。年底到重庆，枯水天，高高的朝天门，我帮炊事班背一口行军锅，到复兴关驰援。第二天，1950年元旦，和几位战友去逛解放碑。经过长途行军，一身军装，一双草鞋，身无长物。回来写了一首诗，记得其中两句：“山川更比画卷美，清风未觉草鞋贱。”

写实，长于平原，没有见过名山大川。而社会清廉之风，艰苦朴素，穿草鞋，逛闹市，是以为荣的。

到重庆后，在西南军政委员会机关工作一

段时间后，回部队，去西藏。动员报告强调的是进藏的长期性与艰苦性。我们都作好了思想准备。

进藏经二郎山、雀儿山、唐古拉等高山，深入藏区途中，看到了大片原始森林，皑皑雪峰，清湛湖水，辽阔草原。而一望河谷地区为波密、通麦等地则气候温暖，物产丰富。曾想，真要在这一过一辈子，也很好哦！

形势决定命运。几年后，我还是回内地了。

1957年结婚，1958年与爱人一同转业回川。第一个孩子出生时，叔父从天津寄来了婴儿用品。生活安定了，把母亲从如皋迁来。此后母亲与我们共同经历了三年困难时期与十年“文革”。那时，工资不高，物资匮乏，为六口之家，一日三餐，母亲操持家务，非常劳累。烧的煤球、蜂窝煤都要远途购运。而当改革开放，物资逐渐丰富，生活有了改善时，母亲却没能用上天然气、电冰箱、大彩电，逝于乐山，享年93岁。安葬于九峰山麓，我在母亲墓旁为自己预留了墓穴。明月夜，短松岗，千年孤坟，总还可以与母亲絮话故乡，永远陪伴。



不必忧伤

——写给一位落榜生

□夏俊山

使生命得到升华。待到峰回路转处，便是岁月花开时。让我们像珍珠蚌那样对待伤口吧。忍耐乐观、化解苦痛、也许等着你的，是美丽星空，是人生的辉煌！

其实，你不必忧伤。生活本来就不是一条笔直平坦的大道，人生旅途，挫折与痛苦实属难免，只要你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，就不必有太多的遗憾。听听我的忠告，好吗？大海总是风浪迭起，人生旅途难免曲折崎岖。不要让痛苦蒙住你清澈的双眸，不要让忧伤缠住你心灵的小舟，不要一次跌倒就从此俯首。勇敢面对，笑看苍穹，即便错过了今年的美好，因为努力过，便会无悔，因为奋斗过，无须遗憾。乌云过后，就是灿烂的阳光。生命是曲折的波翻浪卷的河，义无反顾地向前，寻找新的转折点，也许等着你的，是柳暗花明，是迷人的风景！

其实，你不必忧伤。生活就是在阅历中成长，在历练中坚强。落榜既然像巨石落在你的面前，你改变不了它，那就把它垫到脚下吧。受挫遭挫，想想珍珠蚌吧。一颗粗硬的沙砾，忽然钻进珍珠蚌柔软的体内。对于这残酷的生命的伤痛，珍珠蚌默默地用自己的美丽与透明将沙砾层层包裹，经历了漫长的磨砺与抗争，她改变了生命的创伤——那粗硬的沙砾成了晶莹的光彩夺目的珍珠！创伤与苦难，结果并不都是毁灭，它完全可以造就美好，甚至

听听我为你写的诗吧：“擦掉吧，伤心的泪/不要让痛苦把心儿揉碎/到人群中去，到原野上去/那里有鲜花，那里有玫瑰……”

真的，你不必忧伤。只要热爱生活，你就会知道生活是多么美好，活着是多么有意义；只要心存希望，你就会看到，无论怎样的风雨，总会属于过去，你依然会找到属于自己的明媚风景。时光的长廊里，落榜只是一支小插曲，它不会成为生活的主旋律，你乐观坚定，一路前行，依然可以与春天约会。希望与奋斗在一起，成功与攀登在一起，幸福与乐观在一起，告别忧伤，抬起你的头来向前看，那里有一片属于你的灿烂晴空，有一片等着你耕耘的芳草地！

鲜藿香

□安铁生

对于南通人夏日的最爱鲜藿香，我儿时印象最深的有两件事：上世纪五十年代，我所上的通师二附和所有小学一样，是从来不供应学生饮用水的，实在渴了要喝必须到老师办公室要，那是轻易不敢去的。天热了下午放学回家，最畅快淋漓的就是捧起外婆预先泡好、放凉了的几碗翠绿的藿香头水，咕噜咕噜仰头一饮而尽，真有水浒好汉大碗喝酒的痛快，其清凉香馨至今不忘。到了夏天，蔬菜难长供应量少价高，母亲便掐来天井里长得很多的片片鲜藿香叶，洗净晾干后在面粉鸡蛋糊里一蘸，入低温油锅里炸成金黄，便成了价廉物美的藿香卷，咬开后只见内绿外黄香酥又清香，绝不逊于那时限量供应难得一吃的鱼肉，苦日子的滋润在藿香卷里可见。

那时南通人几乎家家户户天井里都有鲜藿香，它常长在墙角或砖头缝隙里，只要去年有老根，今年会自己萌发，而且比撒下去

年留下的藿香籽生长得快。如果天井里没有，也会去邻居同学家要些春天出的小藿香苗。它不用施肥，只要旱天浇些水就会长得亭亭玉立。

而且藿香与薄荷一样，天气越热含油量越高，也越是芬芳，对买不起新茶叶的人，鲜藿香水实在是热天最佳饮品，就是今天看来也绝不亚于可乐、汽水、冰激凌。

与好的新茶叶泡法不同的是，新鲜嫩茶必须控制水温在七八十度左右，否则烫熟了清香顿失；而泡鲜藿香则必须用“泼煎泼开”的沸腾水冲入，放凉后一看

鲜藿香如翡翠般绿得晶莹剔透，藿香水青澄一汪浓香飘逸，这可是纯天然绿色保健饮料啊！难怪镇江、上海的亲戚都向我要过藿香籽，快递过藿香苗，连他们家的小孩也爱上了夏饮藿香水，这就是藿香水的无比魅力！

大家都知中成药藿香正气水、藿香正气胶囊的大名，以为其藿香即是南通人普遍种植的藿香，那就错了。中草药里用的藿香，严格地说应称广藿香，古来以两广生产为主，也就是说《中国药典》规定的藿香是广藿香。

南通人普遍家种的应称苏藿香或土藿香，广藿香、苏藿香都是唇形科的，但为不同品种，形状气味也有所不同，作用大体相同，均性温味辛，都有理气、和中、辟秽、祛湿的功效，能治感冒暑湿、寒热、头痛、胸脘痞闷、呕吐泄泻、疮疾、痢疾、口臭。有些中医认为苏藿香性弱些，但过去江苏多取鲜用也就差不了。其实鲜苏藿香是我们这儿古来常用的鲜药材，现因药店怕麻烦不备鲜货（采集保管人工大），中医无奈鲜药开出无处配到，好端端的品种就这样被冷落了，这也是鲜苏藿香的悲哀！

而今挖掘地方特色土菜，一些饭店推出油炸藿香饺，内含赤豆沙，外脆里柔香甜可口；也有搞出与文蛤饼、丝瓜饼、藕饼齐名的藿香饼，藿香饼以异香扑鼻得到食客们的青睐。还有的春天吃香椿炒蛋，夏季吃藿香炒蛋，都是不错的菜品。此外凉拌藿香、藿粥、藿香汤亦受到欢迎。现在吃的螃蟹均为人工养殖，腥味不那么大了。过去秋天我们吃濠河里爬出来的野生螃蟹，腥味浓三天仍余味。那时“百脚（螃蟹）”多，曾发生过蟹腥气不除、“百脚”爬入孩子被窝的可怕事情。父母就要我们食蟹后必须用秋后的老苏藿香叶擦手，果然除蟹腥味效用很好。



那时、那事、那人

——
我童年生活的那条巷子，实际上是一座“城市里的村庄”，我家租住的那个李家老大门出脚向东10几步就是一片水面，叫薛家潭；薛家潭四边都是高高的刺槐，郁郁葱葱，我们小孩子在水边飘水花，在树上找知了……

我特喜欢粘知了玩。

粘知了可有学问，用什么东西粘，什么时间粘最有收获。高级的用桐油面筋，其次是粽子角（粽子留下一角用锤子锤几下即可）。我们穷孩子则土法上马，弄一根长芦柴头对准早晨的蜘蛛网一个劲绞，三四个蜘蛛网也就能绞成一黏团。中午，悄悄钻到树下抬头往上看，黏团神不知鬼不觉伸到正在只顾鸣叫的知了翅膀上，几下扑腾就捉住了；但知了的警惕性也很高，一有动静就撒下一泡尿叫着飞跑了，弄得我们一头一脸臊气。知了粘多了，太阳出来惩罚我们了，我们的光脑上一个又一个疖子鼓起来，一天一天越来越红肿，让我们妈呀娘呀地喊疼。

母亲说：“怎么不再去捉知了啦？去晒太阳呀！”

我们小孩子没办法就是哭。

母亲拉着我的手来到隔壁院子里找孙妈妈。孙妈妈生得五大三粗，很有北方大妈的架势。孙妈妈是周围一带公认的治疗疖子的神手。

孙妈妈放下饭碗对我仔细看了看，点了点头。

平常中午都是我粘知了的最佳时光，太阳越热，知了叫得越凶，似乎是在喊人来捉，但如今头上两个大疖子疼得要命，只得乖乖在家睡午觉。

突然一阵剧痛，痛得我一下跳起来，但手脚全被母亲、爷爷使劲按住，我睁大了眼睛，只见孙妈妈手上毛巾揩满脓血。“还有个没熟等发亮了我再来。”孙妈妈下手稳准狠，一次解决问题，我摸了摸头上疖子成了一个坑。

孙妈妈的本事就是她不用什么药物，她说：“挤就挤个干净，里面没脓水自然就好了；孩子死哭随他去，夏天的雨来得快去得快。”孙妈妈治疗疖子是免费的，巷子里小孩子头上的疖子十之八九是她挤好的。她就用这最原始、最简单的办法，不知帮了多少人家节省下上医院的钱。

三

我在外面玩得好好的，不知怎的一回家就头痛得快炸了，脸热得发红，只得一个人悄悄钻到被窝里呻吟。

母亲连忙过来问：“喝了生水？”“没有。”“淌汗脱衣服吗？”“没有。”

当我们穷人家可没条件动不动就上医院，医院大门八字开，有病无钱莫进来。

于是，母亲从碗橱里拿出一只平常吃饭

的碗，再从筷笼里拿出4根天天吃饭的筷子，洗了又洗，碗里注上半碗清水。母亲又从抽屉里拿出几张黄元纸捏着在祖宗牌位前拜了又拜，然后把黄元纸拿到我的额头上揩了又揩，再在碗上筷子上抹了又抹之后，就在祖宗牌位前一把火焚化掉。这一切做完之后，母亲就一手拿起4根筷子在水碗里竖起来，一手不停地从筷子头从上向下浇水，这时母亲开始说话：“爹爹，奶奶，孩子不懂事撞了你老人家了，你老人家不要和这细畜生计较啊……”

如此这般说了一会，奇迹出现了：4根筷子居然紧挨着在水碗里站起来，不动不摇！有时一站就一个钟头。这就叫“站水碗”治小孩子头痒是灵验的。

更神奇的是晚上母亲端来一碗热腾腾的粥，我居然撑起身子就把粥吃个碗底朝天。第二天早晨背起书包就上学了。母亲的“站水碗”一治一个准。

现在看来这实际上是中国民间智慧的出色运用。据现代科学的研究，人体拥有强大的自愈能力，有60%-70%的疾病可以不用药物人体就能够自愈。科学家打比方说，人体内开设有大量“药房”，可以通过排列组合配制出多种“药方”，人体内还配有高度负责的“医生”系统，包括免疫、排斥、修复、内分泌调节等。所以在一般情况下，有个头疼、脑热什么的，多休息、多喝水就能自己减轻、痊愈。母亲继承这种民间医术首先运用心理暗示，激发儿童的敬畏，乖乖地听话休息，喝水，这样儿童自身的自愈能力就充分调动起来了，然后的庄严虔诚仪式，其实是一种手段，一件外衣，做得煞有介事似的欺骗小孩子而已。母亲当然未必明白其中奥秘，她也是按照老祖宗传下来的依葫芦画瓢。至今有人认为这是封建迷信，其实中国民间很多医术是很科学的，欠缺的是我们对它的深入探究。

三

邵家巷是全城的贫民区，富人有富人的活法，穷人有穷人的算盘。

这一回二弟可把母亲急坏了。不仅头疼、发高热，而且手脚抽搐，嘴里说胡话，特别是小舌头不时伸出来，一伸一缩，像蛇吐信子。有邻居对母亲说，这叫蛇蝎子筋，要命着呢！

病不等人，母亲立马到南门城外找一个叫“刘根儿”的“抹筋师傅”。问了七八个人才找到刘根儿师傅家。遗憾的是刘根儿去世多年，小刘根儿去年也走了，现在替人抹筋的是小刘根儿的女婿，女婿继承了老丈人的本事，在当地已经小有名气了。

这是一个瘦精精的庄稼汉子，正在稻田里干活。他很快在田水里洗净了手脚，套上鞋，就跟母亲一道回来了。只见他麻利地拾掇葱白，切好姜片，淋上白酒，再把三者放在

碗里用刀柄捶了又捶，便解开二弟的上衣，他用两个粗糙的大拇指蘸着酒汁从二弟的胸脯向下抹，一直抹到脚底心。他在重要穴位上反复抹。足足抹了近一个小时，他一个30多岁的汉子也是满头大汗了。

如此这般三次，二弟居然活蹦乱跳在地上玩起了玻璃球。

祖父为什么不让上医院呢？一来上医院花钱花不起，二来祖父自己的经历比这更奇迹。

祖父说他两岁时也“惹过筋”，比这更凶险，医生来看过，没用，眼看孩子奄奄一息了，家里就弄个小被子一裹丢在大门堂角落里给他准备后事了。无巧不成，那天老刘根儿师傅从院子后面人家看过病出来，看到门堂里垂死的小生命，他抱起来扒开眼一看，再仔细把脉，有救，连忙喊人，老师傅要施展他的全部本领和阎王爷一搏。果然最后老师傅大获全胜，祖父起死回生，硬是捡回一条命！

不能不佩服“抹筋”师傅有一双神手！

四

这几天班上又增加了几个“大嘴巴”，半个脸都红肿了，像挂了个茄子。我也莫名其妙不知怎的就成了“大嘴巴”，只得停学在家休息。

用现代话说，这传染的是腮腺炎。

一大早，祖父就拉着我的手到南门城外一座庙里找一位老和尚。老和尚穿起袈裟，对准东方冉冉升起的朝阳，舀一碗清水，小和尚一手托着研磨好的墨汁沾在一旁，老和尚口中念念有词，伸出长指甲的手指蘸清水弹在我的“大嘴巴”上，然后用毛笔蘸墨汁在我的“大嘴巴”上反复画着圆圈圈，画呀画呀，我只感到一阵阵清凉、舒坦。转眼我的脸上像贴了张黑墨膏药。民间把这叫“拔蛤蟆窝”。

为了加快疗效，祖父又领着我到迎春桥东河边药王庙里找到一位道士；和尚头上光秃秃的，道士头上像个鸟窝。道士也很和善，他和老和尚的疗法一模一样，所不同的是他领我对着渐渐下沉的落日，嘴里念念有词。临行我照例向道士鞠躬致谢，祖父悄悄把他一张小票塞在他手里“吃个早茶”。

老和尚说：对着朝阳是“拔毒”，老道士说：对着夕阳是“收毒”。

有一次，老和尚外出了，老道士又不在家，祖父领着我垂头丧气地回到家。母亲想了想，袖口一卷：“让我来试试。”就这样，母亲既不念咒语，也不照太阳，就如此这般地替我嘴巴涂了大黑墨。说也奇怪，我照样感到嘴巴冰凉冰凉，很舒坦。再后来，不知不觉大嘴巴也就瘦下去了。

我现在想，这恐怕就是儿童超强的自愈力和休息相结合产生的神奇疗效。我们全被老和尚、老道士忽悠了。